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殊域周咨錄 第七卷 南蠻

◎占城 占城國，古越裳氏界。本秦郡象林縣地；漢為象林林邑縣，屬日南郡。漢末，有區連者，殺縣令自立，僭稱林邑國王。遂不入版圖。孫吳時通使。後其國傳外孫范熊，熊傳子逸。被其臣范推之奴用事，贊逐諸子於逸。逸死，奴冒范氏族名文，篡奪之，攻並旁國。晉永和中，攻陷日南，求日南故北鄙地於交州刺史朱藩，以橫山為界。既而交州刺史楊平同九真太守灌遂討之。文子佛敗走，官軍追至其國。佛請降。其後復強，侵暴日南九真諸郡，無歲不至交州，疆域遂日大，延袤至三千里，或曰千里。文傳至玄孫，為扶南王所殺。國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，傳子陽邁，乍臣乍叛於中國。晉元嘉中，文帝使宗慤、檀和之往伐。陽邁懼，願輸金一萬斤，銀十萬斤，銅三十萬斤，還所掠日南戶以納款，其大臣諫止之；乃復遣大帥范扶龍戍北界區栗城以拒晉。晉前鋒蕭景憲奪據其城，乘勝入象浦。陽邁出師驅象來戰，慤制獅子形御之。象奔，師敗。陽邁父子遂脫身走。獲其國珍寶無算，消金人，歸黃金數十萬斤於朝。自是歷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皆來修貢。隋仁壽末，復遣將劉方擊破之。國王范志棄城走，獲廟主十八枚，並鑄金為之，蓋其先有國以來十八世矣。方班師，范志復國。

至唐貞觀中，其孫鎮龍被弑。外戚諸葛地取之，更號環王。元和初，入寇安南、愛等州。都擴張丹擊破之。遂棄林邑，徙國於占，因號占城。周顯德中，亦來修貢。宋建隆二年，其王釋利因拖盤遣使來朝。貢表章書於貝多軒，盛以香木函。其後嗣王貢使不絕，宋亦厚賚之。政和初，授其王楊卜麻疊金紫光祿大夫，領廉白州刺史。楊卜麻疊言，身屬化外，不沾祿食，願得薄授俸給，壯觀小國。許之。宣和元年，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使，封占城國王。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如封邑。淳熙中，遣兵襲真臘，破之。慶元中，真臘大舉兵復讎。遂滅其國，俘殺臣民幾盡，更立真臘人以主之，因名占臘。元至元中，國王曰孛由補刺者吾，遣使歸附，貢方物。其子補的立，復負固不服，元數遣重兵臨之。又每遣使招諭。雖外示降款，中無順志。

本朝洪武元年，其主阿答阿者遣使虎都蠻來賀即位，貢虎象方物。命行人吳用、顏宗魯、楊載送使者歸，賜以璽書及《大統曆》、金綺等幣。書曰：「今年二月四日，虎都蠻奉虎象至。王之誠章，朕已具悉。然都蠻未至，朕之使已在途矣。朕之遣使，正欲報王知之。曩者我中國為胡人竊據百年，遂使夷狄佈滿四方，廢我中國之彝倫。朕既已發兵討之，遂二十年，芟夷既平，朕主中國，天下用安。恐番夷未知，故遣使以報諸國。不期王之使者先至，誠意至篤，朕甚喜焉。今以《大統曆》一本、織金綺、紗羅絹五十疋專人送使者歸。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命，使占城之人安於生業，王亦永保祿位，福及子孫。上帝實監之，王其勉圖勿怠。」

三年，安南舉兵侵佔城。阿答阿者遣平章蒲旦麻都奏聞。上遣翰林編修羅復仁、兵部主事張福齋詔諭安南並占城曰：「朕本布衣，因天下亂，起兵以保鄉里。不期豪傑雲從，朕將數年，闢土日廣，甲兵強盛，遂為臣庶推戴，君臨天下，以承正統，於今年。海外諸國人貢者，安南最先，高麗次之，占城又次之。皆能奉表稱臣，合於古制，朕甚嘉焉。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，言安南以兵侵攘。朕觀之心有不安，念爾兩國自古及今，封疆有定分，不可強而為之一，此天意也。況爾等所居之地，相去中國越山隔海。所言侵擾之事，是非一時難知。以朕詳之，爾彼此世傳已久，保土安民，上奉天道，尊事中國，爾前王必有遺訓，不待諭而知者。朕為天下主，治亂持危，理所當行。今遣使往觀其事，諭以畏天守分之道。如果互執兵端，連年不解，荼毒生民，上帝好生，必非所悅。恐天變於上，人怨於下，其禍有不能逃者。二國之君，宜聽朕言，各遵其道，以安其分。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，豈不美歟！」詔至，兩國皆聽命罷兵。乃遣中書管勾甘桓、會同館副使路景賢齋詔印，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。上又以占城通中國文字，遣使頒科舉詔於其國。

按《宋史》紀占城制文吏五十餘員，有郎中、員外、秀才之稱，分掌資儲寶貨等事。詳具《五代史》，則其國雖無科舉之事，而亦知文教之崇久矣，故國人多有能詞翰者。如《近峰聞略》所載占城使人人貢詩，其《初發》云：「行盡河橋柳色邊，片帆高掛遠朝天。未行先識歸心早，應是燕山有杜鵑。」其《揚州對客》云：「三月維揚富風景，暫留佳客與同牀。黃昏二十四橋月，白髮三千餘丈霜。玉句詩聞賢太守，紅蓮書寄好文章。欲尋何遜舊東閣，落盡梅花空斷腸。」其《江樓留別》云：「青嶂俯樓樓俯渡，遠人送客此經過。西風楊子江邊柳，落葉不如離思多。」又常寓蘇之天王堂，見葵花不識，問其名，人給之謂一丈紅花。即題云：「花於木槿渾相似，葉比芙蓉只一■。五尺欄杆遮不盡，獨留一半與人看。」又《濯纓亭筆記》亦載宋亡後，沈敬之逃占城，乞兵興復，占城以國小辭。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，乃留居其國。占城賓之而不臣，敬之憂憤發病卒。其王作詩挽之曰：「慟哭江南老鉅卿，春風拭淚為傷情。無端天下編年月，致使人間有死生。萬疊白雲遮故國，一杯黃土蓋香名。英雄好逐東流去，莫向邊隅怨不平。」觀此則占城不惟粗通文墨，而且敦重節義。不惟其臣有詩才，而其主亦善篇章。彬彬乎聲名文物，匹於朝鮮，超於日本遠矣。我太祖科舉詔之頒，真不鄙陋其人，而欲納之於合教同文之盛也。宜哉！

四年，王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。表用金葉，長一尺餘，闊五寸，刻以本國書。俾譯者譯之，其意請給兵器、樂器、樂人，欲使安南知為聲教所被，輸貢之地，則不敢欺凌。上以兵器雖不足惜，但二國互爭，而朝廷獨與占城，則是助爾相攻，甚非撫安之義。又所請樂人，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，而語音則有華夏之異，難以發遣。命中書移咨國王，令其國有能習中土華言可教以音律者，選擇數人至京習之。並諭福建行省，占城海泊貨物皆免其徵，以示懷柔之意。

八年，上以占城與爪哇等國貢使，每至中國，為商多行譎詐，詔禁阻之。

十三年，遣子入貢，賀萬壽聖節。諭其勿與安南國交兵。

十六年，遣使齎勘合文冊與之。

二十四年，入貢。以其國弑立，絕之。

永樂元年，遣使告諭即位。其王占巴的賴遣使奉金葉表文來賀，入貢方物。且言被安南侵掠，乞降敕往諭。上遣行人蔣賓、王樞使其國報之，賜以絨錦、織金、文綺、紗羅，仍諭安南王胡■使息兵修好。

四年，敕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，以能幹千百戶領之，具器甲糧糈，由海道往占城，會兵伐安南。又遣中使馬彬等齎敕，賜以鍍金銀印及紗絹、金帶、黃金百兩、白金百兩、織金、文綺衣二襲並諸色幣。國王占巴的賴既出兵，復遣中官王貴通齎賜往勞之。賜白金三百兩、彩幣二十表裡。

五年，占巴的賴已復安南所侵地。又得黎氏父子及其黨惡，獻俘貢方物謝恩。詔嘉獎之。

六年，國王遣其孫舍楊該奉表貢象及方物。比還，賜真金印及黃金百兩、白金五百兩、錦綺紗羅五十疋、彩絹百疋。自是屢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。

七年，命中官鄭和等往賜其國。和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，駕海舶四十八號，是歲秋九月，自太倉劉家港開船，十月至福建長樂太平港停泊。十二月於五虎開洋。張十二帆，順風十晝夜，至占城國。其國臨海，有港曰新州（西抵交■，北連中國地）。海船到彼，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，身披錦花手巾，臂腿四腕俱以金鐲，足穿玳瑁履，腰束八寶方帶，如妝塑金剛狀。乘象，前後擁蕃兵五百餘。或執鋒刃短槍，或舞皮牌，槌鼓吹椰殼筒。其部領皆乘馬，出郊迎詔。下象膝行，匍匐感恩。

按《七修稿》載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枚，大者高八九尺，小亦三四尺者，不知何年之物。相傳永樂間，三保太監下海所造。雨淋日炙，無點發之■。視之真如銀鑄，光澤猶日用於世者。愚意此必良鐵為之，故其色精瑩如此。舉一物之堅巨，而他物可推矣。其功費之靡濫何算也！又三保之稱不知係是鄭和舊名，抑豈西洋私尊鄭和、王景弘、侯顯等為三太保，故耶？

八年，王復遣使濟標等貢象及金銀器物。詔馬彬等送濟標還國，仍齎敕以文幣賜之。

十一年，國王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入貢。兵部尚書陳洽言：「初討黎賊及陳季擴之時，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，然實懷二心。圖

唇齒相依，徘徊觀望，愆期不進。及進至化州，大肆擄掠。以金帛戰象資陳季擴。季擴遣以美女，復約季擴舅陳翁挺等三萬餘為黨，侵奪昇華府所隸四州十二縣，厥罪與交■等，請發兵討之。」上以出師路由交阻，交民方安業，不忍用兵，遠勞供給。但遣使齎敕諭占巴的賴而已。先是占城定三年一貢之期，與安南國同。是歲遣行人往勞之。自後國王嗣位，必請命於朝。亦遣使行禮。

十六年，國王遣使貢瑞象。翰林儒臣金幼孜作賦獻上，以表聖應（賦有序）。

序曰：「恭惟皇上膺受天命，統紹洪基，仁布寰宇，化週六合。是以扶桑月窟之境，雕題窮發之地，莫不梯山航海，奔走來貢。蓋自三代以降，未有盛於今日者也。乃永樂十六年秋九月庚戌，占城國以象來進。其狀瑰詭雄壯，玄膚玉潔，文有白章，粲若華星，鬱如雲霞。拜跪起伏，馴狎不驚，斯實希世之上瑞，天下太平隆盛之徵。夫百獸之中，其強悍勇猛者，莫逾於象。非若虎豹熊罷之屬，可以力制。今占城以是象來貢，既有以見其形質之美，而其馴狎習，似與仁獸無異。於以見聖德之廣大，被於幽遠，草木鳥獸咸沐恩光。而其感化之妙，固與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者同一效驗之大矣。臣忝職詞垣，幸際聖明，屢睹嘉祥之盛，不可無紀述以詠歌太平。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：『惟我皇明，受天命，臨寶位，治文德，隆至治，際天蟠地，覆冒無外。明無幽而不燭，化無遠而不被，惟諸福之畢來，致嘉禎之駢萃。羌萬國以來庭，咸與琛而奉贄。或貢以威鳳祥麟，或獻以錦豹靈犀，或進以渥窪龍文之天馬，或奉以西域卷鬣之神獅。其他若瑤琨、球琳、大貝、明珠、珊瑚、瑪瑙、琥珀、■車■渠，珍奇異產。海委河輸，紛香■耀，雜然前陳，則又不可以備書也。粵有巨獸，魁然其狀，潛海濱以迴翔，匿長林而自放，勢侔山嶽之穹窿，力抵萬鈞之雄壯。其生也大塊孕其真，至和毓其精，瑤光助其神，斗宿濯其英。然後走百神，集眾靈，播休氛；協嘉禎，忽乘雲而下降，倏天開而日晶，彩■女■女而燁煜，文璨璨而■，耿繁星之布漭，瑩雪花而繽紛。如肪之潔，如玉之溫，經以白理，緯以玄黃，修眾彩以交互，紛五色而成章。炳炳蔚蔚，熠熠煌煌，六甲為之呵衛，五丁為之贊襄，岳祗因之而獻瑞，坤珍以之而效祥。於是番酋夷長睨之而惕驚，象胥虞人望之而辟易。不假■幾檻而自致，匪藉尉羅而自格。乃告神明，涓吉日，載之以蔽空之長舟，藉之以幕雲之文席，左叱陽侯，右麾海伯，風師前驅而縮惡，天吳後從而匍匐，迅颺為之帖息。魍魎竊伏以藏形，■遠引而遁跡。■星馳而雲駛，逾萬里於倏忽。沈恩光於九重，近龍顏於咫尺。觀其拜跪有常，動止有節，既容與而弗驚，亦安舒而自帖。萬姓為之駿奔，百僚為之欣悅。麒麟參之以翱翔，騶虞隨之而■。薛。於以導乘，與服鸞輅，備萬舞，協韶■，宣人文，詔皇度。兆至德之禎符，綿萬年之寶祚，固斯世於泰和，措群生於豐遂，熙鴻化以彌流，■聖心而祇畏。將以明刑弼教，保民圖治，答景貺於上天，貽嘉猷於後世，又豈徒誇盛美侈多瑞，為目前之奇玩而已哉！臣忝廁列於禁垣，幸瞻依於日月，愧學術之粗疏，莫形容於萬一。爰續述於見聞，翼具存於事實，揚盛世之休嘉，著無前之偉績。祝聖壽以悠長，頌皇圖於無極。為之頌曰：『惟皇神聖，上帝之命，統臨萬方，靡不從命。維帝監觀，禎祥之格，丕昭神化，洽此文德。皇不自聖，益敬於天，匪象之瑞，所瑞惟賢。大哉皇仁，覃被八弦。如天之行，如日之升。上帝之歆，協於皇德。億萬斯年，其永無■女>。』

宣德元年，行人黃原昌頌正朔至其國。王儀度稍弗恪。原昌人，端坐責之，詞明氣壯。王叩首謝罪。贈以金帛奇物。悉■之。及還，覆命。承顧問，悉以正對。上大悅，升戶部員外郎。

按原昌，福建楚溪人。永樂乙未進士，為人持重有氣節；既奉使還，時奔競之風甚熾，原昌恥隨流俗浮沉，遂請老以歸。

正統六年，國王卒，嗣子摩訶貴由請襲爵。上賜敕詔，遣給事中舒某（失其名）為正使，及副使行人吳惠往封之。是冬十二月廿三日，發東管。次日過烏豬洋，又次日過七州洋，■見銅鼓山。次日至獨豬山，■見大周山。次日至交■界，有巨州橫絕海中，怪石廉利，風橫，舟觸之即靡碎，舟人甚恐。須臾風急過之。次日占城外羅洋校■墅中。廿九日，王遣頭目迎詔，寶船象駕，鼓吹填咽，旌旄■奄靄，■衣椎髻，前後奔馳，至行宮設宴。王乘象遊於國門，戴金花冠，纏瓔珞，環帳列戈戟，以群象為衛。既宣詔，王稽首受命。是時臘月，其國猶暑。民多裸袒，士著苧衣。南阡稻熟，北秧猶青。七年正月上元夜，王請賞煙火。藝沉檀，燃火樹，盛陳樂舞。每夜鼓以八更為節。五月六日還，至七州洋，大風舟幾覆。正使舒某憂泣，不知所為，惠為文以祭祝融與天妃之神。俄而開霽，■見廣海諸山。十五日遂收廣海，復抵東莞。

按吳惠字孟仁，東吳人。年二十，以糧役管運至京，途中日歌古詩。或言於縣令，令奇之，名為弟子員。舉永樂甲辰進士。洞庭有進士自惠始。授行人，喜言事。使占城還，升桂林守。義寧峒蠻楊氏結苗人為亂，藩臬議進兵徵之。惠止之曰：「義寧吾屬，吾往撫之。不從，用兵未晚。」乃肩輿從十餘人，入其峒，山石攢峭如劍戟。僇人騰躍如飛，聞太守至，奔告於其酋出迓。惠諭之曰：「吾若屬父母也，宜聽吾語。」眾唯唯。惠因為陳逆順禍福。楊氏諸蠻感泣，留數日，歷觀諸屯形勢，以數千人衛出境，歸報罷兵。明年，武岡州盜起，宣言推義寧峒主為帥。藩臬咸尤惠。惠曰：「吾當任其咎。」乃遣人至義寧。群僇從山巔望見惠使，即遙拜，言不敢反狀。且求雪武岡之誣，盜計遂阻。迄惠在郡，無敢騷竊者。後升廣東右參政，支正三品俸卒。愚謂航海颶濤，非人力所及，而惠蹈險如常，不為舒某之駭亂。噫！雷雨弗迷，大舜所以為聖；遭風存敬，程子所以為賢。惠之度量，於此可見。其後峒夷之反覆難信，猶之海波不測也。惠處之坦然，皆自此度量推之耳，惠豈無所本哉！觀其日歌古詩，悠優諷詠，涵養性靈，中有素定者，故夷險一致，克定大事若是。語曰：誦詩三百，不能專對，授之以政不達，雖多亦奚為！今惠不惟專對於遠，又能達政於蠻。則其所歌，固可謂有用之文章。而縣令乃能識之於吟誦之間，亦異鑿也哉！抑因是知古人奉使列國，宴享之際，賦詩見志，占其所就，後竟不爽，諒有以大。又按詔使之往占城者，其人不一。而獨鄭和之舟跡載於《星槎勝覽》，吳惠之舟跡載於惠之日記，故特著之以見其道里所經，日月所歷，俾後使可據而行耳。且由新州而入，惠由校杯面入。豈二路皆可通而隨風所泊，故異耶？

景泰末，摩訶貴由卒。其子■羅茶全遣使人貢請封。天順中，命給事中江彤、行人劉寅之齎敕往封。諭其砥礪節，賜以彩幣。國王■羅茶全遣使沙婆利奉表入貢，即賜敕並彩幣。

劉寅之，江西永新人。其父名髦，永樂戊子，領鄉薦，會試下第。道過澤水，一女子溺將沒，號救命。髦援之登舟，附載而歸，道中皎然不敢犯。逮家，婦迎問曰：「賈妾乎！」髦告之故。婦扣女，言：「本富族，今舉家葬魚腹矣。感君子再生恩，請服婢役以報。」髦曰：「惡有是！吾力猶能返汝。」立命人送之還。至則茫茫大川耳。親識皆絕形跡，復載之來。髦命婦善視，伺為擇婿歸之。婦曰：「渠已無家。吾亦無後。君非構意室之，蹤使從人，未必勝君。殆亦天作之合，使其侍君櫛耳。」髦固不可。有知者勸諭數四，久之乃處副室。而生二子，長定之，次即寅之。兄弟文學相師友。寅之登景泰甲戌進士。使占城還，進員外郎，累升參政。定之為大宗伯，諡文定，為時名臣。而寅之聲望相頡頏，人稱二難云。夫觀髦一事而有三善：拯溺全生，仁也；同舟不亂，義也；必其無所歸而後納之，禮也。厚德所感，宜食其佳胤之報哉！

成化六年，安南國王黎灝與占城交兵。時占城盤羅茶全卒，其弟■羅茶悅嗣立。奏稱：「安南國差人索取犀象寶物，不從，起兵攻圍本國。提拿臣兄連妻小五十餘口，搶劫寶印，燒燬房屋，殺死軍民三百餘口，擄去男婦不計其數。差人占守本國地方。臣暫管國事，乞為賜印封王及赦安南放出擄國男婦人口。」廣東市舶提舉司右監丞韋春亦奏前事。請行禮部，差官奉敕齎去安南，戒諭國王黎灝息兵睦鄰。上詔且不差人，待安南使人來，寫敕與他齎去。

九年，上命工科右給事中陳峻等齎敕往占城國，封盤羅茶悅為王。為安南阻絕。峻等上疏曰：「臣等奉命於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到占城。新洲港口把守俱是安南番人，不容進入。臣等見得蠻人不遜，令通事滿源等諭以出使占城國緣由。源等回報。番人言說，此港占城王還選我的安南國王，各立界牌把守，他自見在靈山為王。開船到靈山海面下碇，隨令滿源等上山訪問。要見■羅茶悅，有無實跡。回還報說山中遇見避兵人說，■羅茶悅一家俱被安南虜去。地方盡數占奪，改為交南州名色，又令小旗姚官康四散緝訪是實，開船回還。將齎賜印信並原捧詔敕進繳。」詔下兵部，會同五府、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等衙門，議得安南國來歲當朝，合候陪臣至日，行令通事詹詹等將前項事情譯審明白，另行具奏。定奪。

先是安南國王黎灝亦奏：「占城國人乘船航海劫臣化州，房屋■儲入於烈火。除臣已差陪臣陳廷美齎本赴京陳奏外，成化六年八月，占城國王■羅茶全又親率水步掩襲化州。七年正月，茶全大興忿兵，砍臣戍卒。臣潰圍力戰，茶全率眾而南。本年十一月十

二日，臣差陪臣阮德真齎本赴京具由陳奏。先於本年三月，茶全掃境內兵，復圖再舉。詭言從朝廷差使勘臣四川地方，碣石為標，永息紛糾。親率象馬，圖欲破臣義州，使其弟羅茶遂領游兵先行，茶全繼進。茶遂心氣極挫，懼致喪敗，夜伏健兒殺之行帳，自立為王。自是國內紛紛，人心好亂。頭目割據方面，鞠旅募兵倒戈相攻，殆無虛日。本年十二月初三日，臣欽蒙敕諭：『朕詳覽奏章，深察事理，互相仇殺皆非保境安民之道。且爾安南與占城曾受朝廷爵土，世修職貢，為中國藩屏，豈可構怨興兵，自相攻擊。《春秋》責備。賢者是宜安分修理，保守境土，解怨息爭。先盡睦鄰之道，仍禁守邊頭目毋啟釁端，生事邀功。如欲假此為吞併計，恐非爾國之福。』大哉日月無私之照，至哉父母均愛之仁。俾臣與占城俯仰熙天之天，偃息喧和之地。此遠臣之真情，國人之畢願也！臣深感聖恩，恪遵天戒，禁戢邊吏，勿啟釁端，固守封疆，敢行報復！然茶遂自弒逆之後，群情瓦解，有眾心離。成化八年正月，茶遂親至境上，差頭目翁翦虛計齎書於臣，謂其兄茶全害民違天，家覆國破，自取之咎，蕩折固宜，國人弗協。茶全憂懼成疾，國人立弟茶遂掌攝國事，已遣使赴京齎金葉表文，永襲王爵。乞臣同往城下一盟，以提夷海門為界，北則為義州，南則為占城北境。並乞臣援兵數千，擁立茶遂都於番地。臣調解怨息爭，欽承聖訓。鄰國廢置，義不相干。乃差大頭目范慤與茶遂盟。茶遂歸至屍耐海口，羅茶悅子茶質苔來與其頭目潛率僑峒之人，夜伏竹弩攻茶遂軍。占人自驚，茶遂為亂兵所殺。茶質苔來自立為主，移都晶持。法令雖嚴，人愈作叛，亂臣強盜自稱為君長者幾十人。有稱摩訶支麻勞冰者，有稱麻訶左皮羅撥者，二黨驅象弄兵，迫臣邊地，其餘亦各據地方。臣差頭目陳極齎書於左皮羅撥議和，求舒邊患，即為支麻勞冰邀殺。臣恐兵連禍結，罪干天朝，戒戢守邊頭目益圖守禦，不許進兵。且占城為國，東抵於海，西逼僑蠻，北界義州，南與龜、二部接壤。占城、部仇隙有年。自是部僑蠻樂占城亂，率眾搶掠，千百為群，道路不通，村墟岑寂。臣日夜思惟，自以欽承聖訓。息兵睦鄰，而遭彼國中微，潰亂無主，更相吞噬。意困臣邊，乃遣頭目劉寶齎臣書往與茶質苔來約堅鄰好，共享太平。安分畏天，為聖朝藩屏。境土既定，豈可爭奪。成化九年二月，茶質苔來率兵攻叛臣奢衛阿麻，乃為奢裡阿麻所敗。臣差劉寶亦被害。奢更阿麻自為君長，爭據一隅。奢裡阿麻尋死，族弟波籠阿麻繼統其徒，才弱力微，眾心不附。連年水旱，禾稼寡收，居民皆以潤毛山獸為命。適有粒食，即致死傷。其民既為部所擒，又為百種僑蠻所擄。群盜驅馳阡陌，往來山楸，伏藥矢以射居人，毒上流以絕行路。彼登山遐望，緣木竊窺，或見海中行船，或聞林中人跡，即起煙吹角，嘯侶命儔。或率輕艇而掠海外之船，或馳健馬以奪林中之貨。加以虎狼犀象，載路盈岐，惟有海道稱通，波濤甚惡。臣與占城君長久絕音書，凶盜憑陵，為平民患。臣守邊頭目黎文見賊虐日滋，出不得已，放兵追逐。彼便緣海登山，鼠竄林叢，更出迭入，使一方之人困於鋒鏑。成化九年三月初四日，奉賚敕諭，有雲，王國與占城，勢力大小不待辨說。若彼先啟釁端，不度德量力，固為不義。若王無故乘彼小釁，輒興忿兵，凌弱暴寡，亦豈得為義乎？敕至，王宜略其小失，益大義，將所擄人口盡數發還。戒飭邊吏，毋生事邀功，興兵構怨，旋致報復，自貽伊戚。臣拜讀反思，不勝喜懼，震雷解雨，造化一心，臣即欽遵聖諭，凡擄獲男婦七百四十一人，並已發還本國，思修大義，庶蓋前愆。其人皆被支麻勞冰及羅撥所抄。臣重念聖諭，不覺驚惶，切惟天地大德，諒不偏於生成，臣子小心，詎可忘於敬畏。天地既施照以同仁，臣子敢悖違而召禍。故臣受封至今，夙宵驚懼，常以不能保守朝廷土地人民為慮。豈敢取非所有，違訓背義，自速罪尤。臣雖至愚，能辨禍福。臣又切思，當占城國強盛之時，奪臣國四川之地，臣於占城銜怨，圖報復其舊疆。今彼凋瘵紛拿，靡有統屬，勞民戍卒，不遑啟居，臣追思昔日之安，期篤睦鄰之義。雖茶全敢違聖諭，構怨稱兵，天鑒孔昭，自貽伊戚，而臣不與之校。數年已來，占城人民隨而擾亂，上得罪於皇天子至聖，下叢怨於小民。臣願慮之間，曷勝憂懼，伏望皇帝陛下剛中建中，光大包荒，亮臣惕勵省躬，敢啟併吞之念，憐彼流離失所，旋施綏定之恩，使彼眾下輯寧，同囿和熙之治，而臣兵民休息，永無烽火之虞，在聖智轉移之妙機，非臣愚之能得窺測也。顧占城興廢，於臣國誠不相干；然占城亂亡，致臣邊反受其害。叩聞有請，自知逾越之難逃。忍毒無言，詎耐擾攘之滋甚。臣南境之事，舉措皆難。尾跋胡，礙於進退。倘皇上海涵春育，寬遠臣冒昧之誅，兩施雲行，體上天哀憐之念，豈獨臣國之幸，抑一方生聚之大幸。而南服倪髦，望闕焚香，祝聖壽於萬萬年矣！」上命兵部議。

十一年，兵部尚書項忠等疏曰：「切緣海外諸番在荒服之外，正朔之所不加，教化之所不及，干戈相尋，互相吞噬，與中國利害不相干涉。自古帝王略外治內，不勤兵於外夷，惟修政於中國。今安南、占城二國僻居海外，各守一隅，雖是世受王封，遠修職貢不足為中國輕重。頃者黎灝大興兵甲，蹂躪占城地方，虜其國王妻小，殺其人民。劫其金印，燒燬房屋。而占城國王羅茶悅，累嘗差人赴京控訴，荷蒙皇上覆載無私。憑其奏詞，特降聖諭，俾黎灝改圖易輒，去惡從善，欲全二國生靈，各圖長守至計。續該差去右給事中陳峻等奏，占城國王羅茶悅一家俱被安南虜去，地方盡行占奪。又蒙皇上優容，待候陪臣來朝譯審處分。今黎灝特遣陪臣進貢方物，歷敘占城國王兄弟謀逆不道，強臣北叛，人民被害等情，並不曾開奏奪占國土改為義南州名色，比與陳峻等往年所奏不同。但恐陳峻等回京之後，彼已復還國土，尚未可知。欲行譯問差來陪臣，彼必隱諱，不敢顯揚國惡。合無待候進貢陪臣回還，特請敕諭一道，齎赴安南國王黎灝，大意謂：畏天保國，善後之計；違天虐民，取禍之原。眷念安南、占城，鄰封接壤，氣類相同，風俗不異。若論勢力，固有大小強弱不同，而輔車相依，唇亡齒寒，義當憂患見恤，不宜秦、越蔑視。今爾國雖奏占城國王羅茶全節犯化州等界，及弟羅茶遂弒主，被亂兵殺死，茶質苔來自立為主，國人愈叛，率兵攻叛臣奢裡阿麻，又被所敗，後奢裡阿麻自為君長，尋死，族弟波籠阿麻繼，才弱力微，眾心不附，國土大亂。繼奉天朝敕諭，將擄獲男婦七百四十一人發回本國等因。若憑所奏，有以見王始則出師有名，終則勉修大義，似可嘉尚。但先次占城國王羅茶悅奏訴，被爾國差人索取犀象寶物不從，起兵攻圍，捉拿臣兄連妻小五十餘口，搶掠寶印，燒燬房屋，殺其人民，占其地方，乞要襲封等情。及朝廷依憑所奏，差給事中等官陳峻等到占城冊封回奏，占城國王一家俱被安南國虜去，地方盡被占奪，改為交南州名色，似與王今奏情詞抵牾。第恐粉飾遮掩，緣道路隔絕，難辨別真偽。且占城國王正受王封，如使不恤國事，果犯疆界，殘害人民，謀逆不道，罪固難逃。若乃覆其宗祀，遷其重器，殺其人民，占其地土，縱使快其心志，於大義有乖。況小國雖爾歷代相傳，載諸信史，未聞殄絕。今若一旦殄滅，不與興繼，恐海外諸番睥睨覬覦，或有仗義執言，一呼而起，悔將何追？若能復其宗祀，還其重器，返其人民，天朝亦汝嘉矣。願是欽承，免貽後悔，仍具實奏聞。如此則在我辭嚴義正，不失懷柔之體。在彼情虛理屈，自萌改悔之心矣。」上從之。

二十年，國王復遣使請封。上命使臣馮等往冊立之。至，則國王先為安南迫逐，徙居赤坎邦都郎。安南尋又遣兵攻殺之矣。其臣提婆苔者攘據故國，馮因誤封提婆苔為王。其國人上章陳訴。時馮回自占城，卒於海上。副使某論罪戾邊。

按行人劉寅之本傳及各書所載，前次請封者止是羅茶悅，未有茶全茶遂及苔來之名也。及據安南之奏，則稱茶遂弒茶全自立，苔來又弒茶遂自立。則茶悅未嘗主占城也。豈苔來懼有叛逆之名，而以其父名誣我耶？苔來既茶悅之子，越父繼統則置其父於何地？我使陳峻往封茶悅，不得入疆，事在成化十年，距茲又十年。則所云被安南攻殺者，又不知為茶悅為苔來也。茶悅奏稱安南提拿臣兄，則當是茶全也。豈苔來既弒茶遂而駕其禍於安南耶？今馮誤封者又稱提婆苔，其與苔來不知還是二人或即一人訛為二名也。然安南侵逼之罪，固所必有，而占城內亂之事，亦不為虛。今俱不可考矣。但黎灝奏章乃六科日抄中全疏錄出，字字皆其原文。而野史多係傳聞，則提婆苔必是苔來之誤耳。

二十一年，上別遣使封故王之弟齊亞麻勿庵為王。未至，而齊亞麻勿庵先卒。上復遣給事中李孟陽封王之次弟古來為王。時安南納提婆苔而取其國。為申言古來不當嗣。古來航海至廣州，辯訴其冤。孟陽至廣州，上言：「占城險僻，安南搆兵未靖，而提婆苔又嘗竊據，今封古來，萬一安南弗順，損中國威。宜傳命古來歸國聽勸，仍赦安南悔過。」上悉從之。命兩廣督府主其事。都御史屠庸屬廣東參議姜英往勸。國人僉謂古來實王弟，有名者，宜繼國統，奏聞。庸遂移檄諭安南，數其不能恤鄰之罪，折其奸萌而導之順逆。安南聽命，不敢肆。孟陽乃致古來於崖州，受封而去。庸復選官軍二千，令東管商人張宣領之，護送古來至新州港，得反國。

按孟陽字時雍，號南岡，世為睢之長岡裡人。登成化壬辰進士，為戶科給事中。癸卯，查盤大同錢糧，值虜入寇，危甚，歸陳邊務十事。使占城，留廣中，遙擢兵科都給事中。數年，克定古來之封。弘治戊申，始歸朝，陳地方五事曰：「懲舊蔽以修軍政；

設兵備以鎮邊方；開衙門以散嘯聚；修城垣以禦寇患；通朝報以廣德意。」多見採納。尋擢湖廣參政，歷南京工部尚書。正德丙寅，上疏致仕，有清慎老成之褒。賜誥給驛月廩。歲隸，享年七十有八。

弘治三年，古來上疏言：「往者安南不道，納臣叛將，奪臣國以授之，冒受天朝之封。賴先皇帝大恩，命都憲屠公委官疏嶺海察事機，文告安南，使臣獲有今日，皆聖天子之盛德與屠公之功也。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、黃金器飾若干事、異香番物若干筐，附使者謝屠公，敢昧死以請。」上命庸受之。庸固辭曰：「綏遠之仁，繼絕之義，在聖天子。臣何功之有！」上嘉其誠，命禮部籍而貯於官。

按洪武中，日本遣使請文於宋濂。敕濂撰文。日本獻百金為謝，濂隙不受。上知問，濂對曰：「天朝侍從受小夷金，非所以崇國體。」今屠庸定占城之功，既非撰文之比，古來表奉謝庸亦非自獻之私。庸不敢當，其視宋濂益有光矣。但庸既不受，則朝廷當而還之。且明賜敕諭，言其亂亡之後，匱乏之秋，方將憫恤於爾，給助扶植。今爾反有黃金之謝，原爾感恩思報之情。若可令庸強受，據我以大字小之仁，豈圖爾國謝儀！爾果沐德難忘，則恪守王章，效忠勿替。其所報於庸，斯為至矣，奚以金為！如此則於國體尤為正大，不亦愈於貯官之處乎！

十八年，古來卒。其子沙古卜洛來請嗣爵。

正德五年，遣給事中李貫、行人劉文瑞齎敕往封之。

文瑞字廷麟，廣東新會人。登正德辛未進士，授行人。占城請封，當遣使，推擇文瑞以往。事竣，擢刑科給事中。後武宗時，屢出巡遊。文瑞抗疏請回鑾，數千言，不報。升湖廣僉事，抵家卒。文瑞為人慷慨，不計贏乏。卒之日，斂葬不給，鄉人賢之。

嘉靖元年，占城及暹邏等國商泊至廣東。時太監牛榮提督市泊司。乘其貨未報稅，命家人蔣義私與交易，收買各物。事發，蔣義抵罪，貨沒於官。（詳見暹邏國中）自後貢使依期至，亦不能如朝鮮之繹絡有常雲。

其國，凡王在位三十年，即入山，茹素受戒。令子姪攝國。居一歲，吁天矢曰：「我不道，當充虎狼食或病死。」期年，得無恙，復入為王。於是國人呼為「芳黎焉哈刺札」焉。

按入山復辟，舊志所載如此。然觀王卒方請封爵，則今亦無此事矣。必上世未通中國之時，乃或有是耳。

國中無霜雪，氣候常熱如夏。木長青，隨花隨結。煮海水為鹽，禾稻甚薄，國人粒食者鮮。

按雜誌載，占城有一稻，其種耐旱而早熟。宋真宗聞其名，求種分給江淮兩浙，擇田之高者種之。即今南方早稻尖米，謂之黃山，又云占城稻者已。則彼國豈少粒食，皆傳聞之未的耳。

人惟食檳榔，裹萋葉，包蠶殼灰，行住坐臥不絕於口。土無絲繭，以白布纏其胸，垂至足，衣衫窄袖。撮發為結，散垂為{彭尚}於後。其王腦後結散，被吉貝衣（或云白衣），戴三山金花玲瓏冠，七寶裝，瓔珞為飾，躡革履，無襪（或云跌足），股脛皆露。乘象或黃犢車。臣芟葉冠，男蓬頭，衣紫衣。若衣畜黃，罪死。出入亦乘象馬。婦人亦腦後撮結，無笄梳，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。王鑄金為廟主。其畜多黃牛水牛，無驢。有山牛不任耕耨，但殺以祭鬼。將殺，令巫祝之曰：「阿羅和及扳。」譯語曰：「早教他托生。」其互市無緡錢，用金銀，較量錙銖。或吉貝錦，定博易之直。有疾，旋彩生藥服食。地不產茶。酋長所居，屋宇門牆俱磚灰塗，及以堅木雕鏤獸畜之形為革，外周磚垣。亦有城郭兵甲之防，藥鏃刀標之屬。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。門高有限，民下編茅，覆屋不得逾三尺。魚不腐爛不食，釀不生蛆不為美。酒釀時，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，封固如法，收藏日久，其糟生蛆為佳醞。他日開封，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揀入糟甕中，或團坐五人，量人入水多寡，輪次吸竹，引酒入口，吸盡再入水，若無味則止。有味留封再用（或曰不會釀醞，惟飲椰子酒）。酋長歲時彩生人膽入酒中，與家人同飲。正當賀日，沐人膽汁，將領獻人膽為賀，謂之通身是膽。

其俗獷悍，勇於戰鬥（或曰其人甚弱）。尚釋教。每正月一日，牽象周行所居之地，驅逐出郭，謂之逐邪。四月有游船之戲。定十一月十五為至日，人皆相賀。每十二月十五日，城外縛木塔，王及人民施衣服香藥置塔上，焚之以祭天。刑禁亦設枷鎖，小過以藤杖鞭之，或五六十至百。當死者以繩係於樹，用梭槍舂其喉而殊其首。若故殺劫殺，令象踏之，或以鼻卷撲於地，象皆素習。犯奸者男女共入牛贖罪。有屍頭蠻者，本是婦人，但無瞳神為異。其婦與家人同寢，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，飛回複合，其體即活如舊。若知而封固其項，或移體別處，則死矣。人有病者，臨藁時遭之，妖氣入腹必死。此婦人亦罕有，民間有而不報官者，罪及一家。番人戲之觸弄其頭，必有生死之恨。國無紙筆，以羊皮捶薄，薰黑，削細竹為筆，蘸白灰書，字若蚯蚓委曲之狀。言語燕，全憑通事傳譯。

按占城既通文字，且有秀才，則紙筆乃其所有。雖言語不通於中國，而其詩文與華夏頗亦近似。若灰書之說，恐亦上世之事，而非今時之陋也。

其山曰金山，在林邑故國。山石皆赤色，其中產金。金夜則出飛，狀如螢火。曰不勞山，在林邑浦外。國人犯罪，送此山令自死。

其產：金、銀、錫、鐵、獅、象、犀、牛。民獲犀象，皆輸於王。周顯德中，嘗貢雲龍形通犀帶。犀角、象牙最多。犀如水牛，大者八百斤，體黑無毛，蹄有三合，獨角在鼻端，長者可尺五寸。馬小於驟。毒理、伽南木香、朝霞大火珠（大如雞卵，狀類水晶。當午置日中，以艾藉之，輒火出）、菩薩石、薔薇水（灑衣，經歲香不散）、猛火油（得水愈熾，國人用以水戰）、乳香、沉香、檀香、丁香、檳榔、茴香、烏柄木（土人樵之為薪）、蘇木、胡椒、華澄茄、白藤、吉貝（吉貝樹名，其萃盛時如鵝毳，抽其緒紡之，以作布。亦染成五色，織為班布）、絲紋布、白布、貝多葉、龍腦香、甘蔗、紅蕉子、椰子、波羅蜜（形如東瓜）、孔雀、山雞。

其貢：象、象牙、犀角、孔雀、孔雀尾、橘皮、抹身香、龍腦、薰衣香、金銀香、奇南香、按奇南出在一山。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。犯者斷其手，則在彼處亦自貴重，宜中國以為珍也。其香甚清遠，中國制以為帶，有直至百金者。但《星槎勝覽》作琪楠，潘賜使外國回，其王餽之。載在志，則作奇藍，此當是的。

土降香、檀香、柏木、燒碎香、花梨木、烏木、蘇木、花藤香、蕪蔓、番沙紅印花布、油紅綿布、白綿布、烏綿木圓壁花布、花紅邊縵、雜色縵、蕃花手巾、蕃花手帕、兜羅綿、被洗白布泥。其朝，三年一期。

其裡：東至東海，西雲南，南真臘，北安南，東北廣東（順風半月程，州七日程），達於京師。我使往者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行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。立石塔為標，舟至是係焉。

按志載，邊永，河間任丘人。正統乙丑進士，拜行人。景泰王申，使占城。其國人素狙詐，永誠以待之，禮以節之，以禍福利害曉之，國人信服。又葉應，廣東歸善人。登成化戊戌進士，初授行人。給賞廣西，頒封占城，以廉謹稱。此皆曾將占城之命者。但邊永失其所役何事，葉應失其所往何歲，難編次於本國傳中，今姑附此以俟補。

又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，有紀事之詩曰：「鼻飲如瓠瓦，頭飛似轆轤。」蓋言土人能以鼻飲酒者，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，曉復歸身者。然《羸蟲集》中亦載老過國人鼻飲水漿，頭飛食魚。今占城有頭飛者，乃特婦人也。占城、安南、老過，其地相接，宜有是種。若《七修類稿》載，近時中國有一人名汪海云者，亦能鼻飲頭飛。此則怪事矣。因附於此，以志異焉。

又《星槎勝覽》載，占城不解正朔，但看月生為初，月晦為盡，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。晝夜善捶鼓，十更為法。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，非至子不睡。見月則飲酒歌舞為樂。然觀吳惠日記，有上元煙火之宴，則已知有節候，非但視月生晦者。惠雲，夜鼓以八更為節，又與十更異矣。大抵外國雖陋，久與中華往來，漸沾王化。時異制殊，前後難以概視耳。又占城物產有所謂觀音竹者，如藤，長丈八尺許，色黑如鐵，每節長二三寸。此亦《勝覽》所不載者。

